

微观石膏山

乔忠延

石膏山（作者供图）



去灵石石膏山采风，去也匆匆，走也匆匆，虽是下马看花，却如走马观花。或许对一个灵性的才俊来说，可能看一眼就已锁定真容，窥得灵韵，而如我这等愚鲁之人，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何况一入大山怀抱，就被葱茏的绿树遮住了望眼，望眼欲穿，就是穿不透层叠叠嶂，穿不透崖壁洞窟，即使沿山径攀援曲行，可又被头上树叶藤萝遮掩目光，很少能看到苍穹碧空，大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憾。带着遗憾行文，即使不怕低矮了自己侏儒般的文字，也怕有损于石膏山的万古英名。

提笔难，难于上青天。

幸在还赶上了智能时代，微信胜飞鸿，可随时联通整个世界。出发前数位文友给自己饯行，嘱咐有美景不可独享，及时分享。因而，观赏小憩时，指尖弹出些许微信，筷子里头拔旗杆，拔出数则，美其名曰：微观石膏山。

一

中华儿女早就自诩为龙的传人，我亦万亿分之一。然而，总觉得这股份体凡胎，哪能与下可潜伏深渊、上可行云布雨的巨龙比拟。

何曾想进入石膏山，居然过了一把龙瘾。下榻何处？卧龙山庄。从字面理解，山庄乃地名，乃住所。这住所干什么？卧龙。卧龙曾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的雅号，博得这雅号的诸葛亮运筹帷幄，尚未出山，一番隆中之对，就划定了三分天下的大势。这卧龙山庄真乃好名称，于是，暗自窃喜，哪怕是滥竽充数，洒家也在这卧龙山庄卧他一回。若是再能做个美梦，梦见自己飞龙在天，也让小人得志一晚。不，不敢奢谈一晚，哪怕瞬间也可。

小鸟叽叽喳喳在叫，鲜嫩的艳阳照上了窗棂，猛然惊醒，方知昨夜没有梦龙，没有成龙。刚刚要叹遗憾，忽又欣喜不已。近年，不确切，这几十年来，何曾有如此深不可测的睡眠？是的，夜很静，静得幽深，深在万米海底，无市井车马喧嚣；静得高缈，缈在苍穹高阁，无乡村鸡鸣狗吠。因之，才有这般罕见的、深沉的、甘甜的睡眠。

二

走进龙吟谷，忽然顿悟，中国龙为何会是曲体柔绕的样子。

民间俗话说，龙是牛头马面蛇身子，鸡爪鱼鳞虾尾巴。无论虚拟的龙由多少动物的器官组合而成，但主体是蛇身子。蛇身子自然曲体柔绕，所以画蛇添足就是塑造中国龙的开端。我曾经为画蛇添足者鸣不平，倘若是他也从俗，也贪恋那杯美酒，画好蛇身子作罢，可能不会

时间总是匆匆，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当这个时候，我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怀念与感慨交织的情绪。

我高中就读于山西大学附属中学。高三一开始，我就有种时光飞逝的感觉。

五月初的时候，老师们停止了四轮大复习，我们开始大量、不间断地刷题和考试，忽上忽下的排名和大堆突然不会做的题，让我的心情跌至谷底。当心中埋下一颗对自己怀疑的种子的时，无数不自信和退缩之意便伺机而动，占据了我想有的想法。我会因为做不出来题而忍不住痛哭，会怀疑自己今年能不能拿到想要的的成绩，甚至会想：要不就算了吧，大不了明年再来。幸好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是它把我从泥潭中拉了出来，让我重新获得了自信。

有一天上语文课的时候，窗外是此起彼伏的蝉鸣，屋里是闷热到仿佛凝滞的空气。老师看着我们因为焦虑而听不进去的样子，干脆放下了手中的课本，给我们讲了一段话，是著名心理学家哈利说的：“人类最好的时刻，通常是在追求某一目标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醍醐灌顶，正如老师所说，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在过程中竭尽所能，力求完美，那么我都做到了最好，都会无愧于心。

高考前夕，教室里只能听到窸窣窣写字的声音，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站起来舒展身体，大家都想把一份时间掰成两份用，把每一份试卷都做到完美，把每一个知识点都记在心中。可其实，知识是学不完的，记忆也是有限的，我们难免在做题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遇到未曾见过的题型和不曾记得的知识点。但你可曾想过，我们读书的目的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很受挫折时给你最大的内在的力量。不会的题，就去学会它；忘掉的知识，就去复习它；遇到了挫折，就去打败它，只有在过程中不断磨砺自己，不断拼尽全力，一次又一次站起来，才能在结束之后说出一句“问心无愧”，这才是高考要教给我们的真正的道理。

我只是万千考生中最普通的那一个，在高考前的一个月里，我发呆过、痛哭过，想过放弃、感受过崩溃，但最终还是打起精神继续迎战高考。当我想明白这些之后，走向考场的时候心中早已没有了畏惧，就像是每一次普通而频繁的测试一样，拿出陪伴我许久的文具和手表，深吸一口气，等待试卷发下来，熟练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满怀期待、稳重而自信地开始答题。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做好了过程中我能做到的一切，至于结果如何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我已经交出了一份让自己满意的答卷。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终有一天，你点滴的付出，会带给你最好的结局。愿今年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学弟学妹们，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永远相信自己，永远期待未来。

难忘高考时

李可欣

有中国龙的诞生。

跑题了，赶快收回来，站在高崖看峡谷。对，看龙吟谷，看龙吟谷在阳光下银色灿灿的溪水。无论是从下游往上游看，还是从上游朝下游看，都是曲体柔绕。而且，还是极其壮观的曲体柔绕。这不就是一条巨龙嘛！

中华儿女塑造龙干什么？兴云布雨。在天雨为云，下落云为雨，落地雨为水。水流则成溪，成河，成江，以至成海。龙，看似画蛇添足而成，却原本是受江河溪流启迪而滋生。流水是意念，蛇身是意象。意念生成意象，意象大化为龙。

龙吟谷的淙淙流水，不舍昼夜，年年岁岁，吟诵的或许就是这般真谛。

三

挺挺拔拔，郁郁葱葱，凌云而上，气冲霄汉。当时一见，我就禁不住叫绝，为崖柏叫绝。

的确，我要叫绝，不仅为崖柏的长势叫绝，更要为崖柏的出生和成长叫绝。那是因为这崖柏生长的地方，没有一丝可供扎根的土壤，硬是在陡峭的石壁上安家落户，长成了参天大树。

是谁在崖壁上栽植下如此顽强、如此坚毅的柏树？没有人栽植，即使有人想造就悬崖挂壁的苍绿，也只能是枉费心机。苍绿崖壁的只能是柏树自己。山崖上的柏树籽成熟了，等待时机落地生根，寄希望于风将自己带回大地这故乡。那一天，希望总算变为现实，风来了，带着它启程了。可惜，那阵风有点稚嫩，一不小心丢失了它，还没有丝毫察觉，一往无前地飘逝远去。柏树籽垂头丧气地地下落，落在峭壁上无法动了。收留它的是个小坑，没土，没水，周边都是坚硬的石壁，只能供它勉强栖身。落地生根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不，没有绝望。那粒柏树籽没有放弃离开母体时的愿望，它要扎根，它要发芽，它要生长。它尚没有宣告要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却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笑料。是呀，没有土壤何谈生长。然而，这粒柏树籽毫不动摇，竟然梦成真，真令我惊叹不已。柏树籽梦成真的手法很简单，它那外面的硬壳略微带些腐殖酸。它利用腐殖酸腐蚀了坚硬的石头。石头腐化的那一点点粉末，就成为它发芽生根的土壤。当一滴雨水渗进粉末时，它生根了，发芽了。那细小的须根延续了祖上的基因，仍然携带着腐殖酸。腐殖酸成为它开辟生长领地的利器，它一点点腐蚀，一点点生长，那微乎其微的生长让天地日月毫不在意。一旦引起外界的关注，那是因为它不再是幼小的嫩芽，不



博与专

焦阳

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教导：“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唯有“学”之后，方能闻古今，见世事，长才干，则“知（智）明而行无过矣”。然则，“学”也有“专精”与“博学”之别，不论是读书贵专、求精求深，还是博览群书、涉猎广博，都有其合理之处。故两者孰能成就大业一直是古今学者争论的话题。

专，为学之定海神针，航于浩瀚无垠人生大海，在风浪中“专”为之把握航向，助力“直挂云帆济沧海”。“学贵专”，非专无以见自得。专，既指专精，也代表专注，指在一定领域深入研究、掌握相应技术知识，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倘若将某件事做到极致，或是将毕生奉献于此，终究多会获得突破，取得成功。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唐代诗人李贺以热情为动力，以勤奋换佳句，日复一日，终成千古留名的“诗鬼”；钱锺书曾说自己志向不大，只想竭尽毕生之力，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创立独特治学方法，被誉为“文化昆仑”，这是钱锺书对“专精”最好的诠释；居里夫人专注科研数十年，终有两种新元素钋和镭的惊世发现。然而，建功立业并非人人皆有之，若不能成为大家，“专注”也应铭记于心，或是经营一家远近闻名的咖啡店，或是坚守教书育人岗位，人生如白驹过隙，流光容易把人抛，不得有三心二意，心猿意马。

博，为学之肥沃基土，遍历古今方有鸿鹄之志，通达中外磨磨豁达心胸。“博学切问，所以广知。”何为“博”？是要博学，更要博思，指开阔思维视野，广泛涉猎知识，具备较强综合素养。毛泽东同志在戎马倥偬和日理万机中，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不辍，成就“千秋功业铭青史，一代英名播万年”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博取广收，取精用弘，身处新时代，国家重视创新创业人才，鼓励青年全面发展，推进各学科领域交融共进，当代青年不仅要博览古今，更要广泛涉猎。太阳能和锂电池的结合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推动了新能源航空、电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运用于医疗保健及智慧农业等领域，为患者提供了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唯有博学众学科，才能在不断探索和扩展中将不同领域的高精尖技术结合，从而实现1+1>2的价值。

博而善择，方明事理；博而无择，混沌无章。

再是柔弱的树苗，而是直立于陡壁的树木。它的树枝越伸越长，它的树冠越长越大，那自然是缘于它的树根越扎越深、越扎越密，坚硬的石头里面如蚁穴、如蜂窝，已经成为它汲取营养的乐园。它，在一千年后，不，甚至时间更长，长到数千年后终于进入我的眼帘。而且，柏树种子不是一粒，柏树不是一棵，这才形成罕见的崖柏风景。

我站在崖柏前面久久不愿离去。它用绿色渲染我的神魂，让我在礼敬中吸取顽强生存的活力。

四

不到石膏山根本不懂石膏山，这是废话。我要承接的下一句话是，到了石膏山也未懂得石膏山。或者再加延伸，引出我内心的歉疚，我曾一度低看了石膏山。浏览一眼山名就胡猜乱想，遍山窟窿，老鼠打洞般掏空内中的石膏，或去装潢，或去塑像，或者装进中医药柜疗病。留下些或大或小的洞窟蚁穴，供人观瞻。

到了白衣寺，掩嘴发笑，笑自己清谈到几近不可救药的地步。白衣寺实际是白衣洞，这说法不够准确，准确说是莲花洞。莲花洞是从洞中岩壁结构想象出来的。洞里的匀称，都是岩溶岩浆结晶的钟乳石。此处的钟乳石极为罕见，不像南方大溶洞里的那般粗壮，细腻得如同丝缕垂挂，有的还交叉缕连，编织成丝网。乍一看犹如睡莲满壁开花，有大有小，形态各异。如果要以雕塑作比，那些大溶洞里是宏观洒脱之作，眼前这莲花洞是小洞，是精细微雕，雕塑得像《核舟记》那般富有趣味。可叹自然界的随意天成，胜过大匠名师呕心沥血的创作。

太陶醉了，以至用如此庸常的文字对空洞中简要精当的崖壁。赶紧打住，我要说的是，石膏山得名就在于此，在于此石膏不是彼石膏，是石头膏脂的简称，是石头膏脂千年万年凝结而成的钟乳石。尽管莽莽大山，峰峦无数，洞窟也不止一处，莲花洞只是庞大肌体中的一个点、一处景。可是，整座大山便缘此而名为石膏山。不得不佩服命名者不凡的见识、精要的抉择，至少他能懂得点睛之笔对于整个龙体的重要价值。

又跑调了，这里的曲调该是白衣寺。是的，莲花洞供奉着亦称白衣大士的白衣菩萨。将慈祥温润的白衣菩萨供奉在浑然天成的佛龕上，背后不用人为地勾勒任何一笔，就是浑然天成的壁画塑像。原来人和自然竟可以如此和谐，无需匠心独运的壁画，无需汗流浃背的开凿，便和谐得天衣无缝。

自然赖人文生辉，人文赖自然生根。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养眼，醒脑，安神。

石膏山，好个石膏山！

东晋医学家葛洪曾言：“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纵然，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实，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病者也；然而，博而无择者，目盲耳聋甚矣。颜真卿后辈柳公权遍通书法百家，师从颜鲁公，后发现颜体虽雄浑厚朴但有臃肿肥大之弊，于是柳公权不断揣摩，择颜体雄健之优，改其臃肿肥大之弊，掺入自己“骨立如嶙”的特长，终创经典之“柳体”。由此观之，博而善择者，善用其满腹经纶，而成大业。林语堂曾说，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容易的事情；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博”后才能找到“专”之所在。“博，然后深；广，然后专。”博学众多领域，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从而为之倾尽奉献。从幼年到青少年的人生生涯，既探寻文学历史，又钻研物理化学，从而发生兴趣，找寻方向。袁晋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读万卷书才晓知识浩瀚无边，行万里路方知世界广阔无垠。

专又何必尝不是一种博？为达到专精而博览群书，集百家之长，叙千秋万代。清代小说家曹雪芹为细致描摹文学作品中的每一处细节，通晓医学、诗词、烹调、园林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得以著成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与日月争光，万古而不磨。“无涉猎则不能通。”在专精的领域中扩展延伸，为时代创造更多价值。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不仅将圆周率值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还凭借数学方面专业造诣，编制《大明历》，并推算出一个回归年的天数。为专而博，为精而广。

专与博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铸成大业。王维在绘画与诗文方面颇有造诣，才成就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色。若博而无专，便会泛泛而学，迷失方向，浅尝辄止而不深入钻研，遇难则退而非迎难而上。“相对论的助产士”贝奈知识广博却无建树，只因追求博学而不聚焦其一。若专而无博，难免闭门造车，脱轨时代，匮乏广泛学识不得博取广收，缺乏联系思维不能融会贯通。纵使研究一颗行星，也要关注与其他星球的关系，方可探究宇宙奥秘。

博与专，看似对立矛盾，实则内涵统一。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乎大，又能精深，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

对一名少年来说，每年只有到“六一”，才是崭新的开端。

我的所有“六一”都在乡村。那一天，不记得别的，只记得漫山遍野的粉红，刚刚绽放的蜀葵。

乡村的颜色丰富多彩，尤其是童年，我却独独记住粉红。粉红可以从一件衬衫开始，从一个小姑娘说起，比如我。一个节日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或许一件衣服是其中最值得记忆的元素。

或许一个月前，或许更早，妈妈便为我的“六一”做准备。首先做的，便是和伙伴们的妈妈打好招呼，谁去县城，一定捎一块做衬衫的粉红面料回来。

最隆重的一次“六一”，是各村的学生都要去乡里过。各校出的节目，最基础的是走“方块队”，就是每个村的学校挑出几十名学生，组成一个像部队那样的“方块队”，到乡里接受各校领导的“检阅”。

“方块队”把我们练得精疲力竭，却兴奋无比。出行那天，所有参加“方块队”的学生都得到家长们前所未有的“礼遇”，抖空了书的包里，满满塞了煮鸡蛋、蜂蜜水、饼干、糖块，或者一饭盒饺子。更奢侈的，是口袋里另外装了钱。西瓜、花生瓜子、饭馆里的烤饼子，由着你做一次主，解一次馋。

穿着崭新的粉红衬衫，背着从未有过的“家私”，路上的小姑娘，春光又明媚。

春光明媚的小姑娘，点燃一大片青春少男的心。当某个“方块队”被点名进入学校时，等待的队伍里便响起阵阵欢呼声。于是，“方块队”里男孩子们雄赳赳气昂昂，女孩子却巴不得把头埋在衬衫里。

于是，那个夏天，“粉红”心事铺满一地。

从乡里回来。男孩子们似乎还难以从激动中收回心来，他们的眼睛除了在女孩子们粉红的衬衫上扫来扫去，还在教室里点来点去“捏合”出一对又一对。

“捏”给我的，还是之前他们早已捏过无数次的这个大眼睛男生。大部分时候，我总是极其不乐意。因为在学习好，但并不是一个胆大的男生。现在想来，男人在女人心中的英雄情结天然有之。

我也知道，把我与他“捏合”在一起的理由，还在于校门口那张红榜。从一年级开始，他总是第一名，我总是第三名。每个学期结束，校门口那个红色的榜单上，我与他之间总是隔着一个名字。这个顺序一直持续到四年级他离开村庄，跟着他的爸爸到了城里。

他第一名，我第三名；他的爸爸在城里，我的爸爸也是。所以，第二名的男生压根不会与我产生哪怕一点关联。看来，“门当户对”在人们心里也是天然有之。

于是，我用隔三岔五与他激烈的争吵来表明我内心的抗议。尽管，每一次吵闹我都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谦让。但他的举动只会激发我更加强硬的态度，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用我的言行向同学们证明：我与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们的争吵，戛然而止在某一天。因为，突然听说他要走了，要去往遥远的城里。瞬间，我的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情愫，似乎觉得与他之间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密关系。

可是他要走了。全校甚至全村人都知道他要走了。我突然很想看到他，然而看到他时却并不说话，只是低了头走过。

转折在之后的一天，他很意外地出现在我家院子，并不是找我，而是与我的弟弟亲密地在一起。那个下午，我很想与他说说什么，可是并不知道想与他说说什么，便只在杏树下磨蹭。

他与我弟弟，倚在另一棵树下说话。

好长一阵，还仅仅只会传话的弟弟跑过来告诉我：姐姐，他说他以后会给你写信。

突然好高兴，或许，这就是这几天来一直想和他说的？偷偷看他一眼，他却迅速收回正看我的眼神。

很认真地想了想，告诉弟弟：你告诉他，我也会给他写信。一份小小的承诺，就在两棵杏树间许下。

那个下午，我和他到底没说一句话，直到他两天后离开村子。之后，杏黄了一树又一树，却没有信来。

毕竟幼小，毕竟懵懂，尽管没有酸涩的等待，日子却依然在蹦蹦跳跳中度过，那份酸酸甜甜的小心思，很快便让时间掩埋得不留分毫。

他不知道的是，他走后的第七年，我也来到这座城市。因此我早已知道，我与他同一座城市。然而超过20年的时间里，我们从未谋面。

谁说，这个世界很小？

之后，只是每每想起家乡，想起乡村，想起童年，就会想起他：离开那个村庄之后，他在这座城市上了什么样的学校？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娶了什么样的新娘？

不知道，他会不会知道我也来到这座城市；不知道，他是不是近在咫尺；不知道，如果有一天相遇，我们能不能认彼此？

每每想来，都是一阵温情。若是见面，很想问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承诺？是不是，会与我一样偶尔想起那张红榜，那些无缘由的吵闹？

想来可笑。那时候每每看到高年级男生向女生传递小心事，便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与他们诉说心事。

真正动了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心思，是初中之后。那个突然停电的晚自习，我的课桌上就莫名多了一只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晚自习出来，教室门口出现一双微笑的眼睛。此后，他便常常等在教室门口，或者回家路上的拐角处，瞅准无人的空当在我手里塞一本他订阅的杂志；还会在赶集的混乱人群里准确找到我，给我口袋里放两张晚上的电影票，顺带说一句：叫上小妮或红红去看。

就这样，他总是恰到好处地默默做着我一些我需要的事，而从不说出什么，直到我升入高中，他却落榜回到家。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美好的事情有时却不尽如人意。我们，就这样再没了下文，由平静再归于平静。之后，他再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甚至没有托人捎过一句话。

好在，因为年少，因为连两个人在一起单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过，那颗小小的心灵里只存有浓浓的温暖、淡淡的酸涩，而没有失却的心痛。

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与我一样？

不管怎样，这些男孩子都在我的生命中若隐若现过，让我若干年的回忆也如此温情。也因此，对他们，我总是保留一颗好奇的心：我想知道他们之后遇到什么样的女孩子，我想知道他们当了爸爸是什么样，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我想起他们一样，偶尔想起我。

那些粉红

蒋殊

